



學羽白
蒲松齡

莫言



小说卷「作家与故乡」

學習蒲松齡



作家与故乡

小说卷

莫言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习蒲松龄/莫言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3

(作家与故乡)

ISBN 978-7-5006-9819-7

I.①学… II.①莫…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9193号

责任编辑: 申永霞

装帧设计: 樊 瑶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1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10.125印张 200千字

2011年4月北京第1版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定价: 33.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录

学习蒲松龄

- 1 三百年前，
 在淄川蒲家庄的一棵大柳树下，
 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

奇遇

- 4 因为火车晚点，
 车抵高密站时，
 已是晚上九点多钟。

夜渔

- 8 那是六十年代中期，
 我们那每年都涝，
 出了村庄二里远，就是一片水泽。

天才

- 19 蒋大志少时，
 被村里的尊长、
 学校里的老师公认为最聪明的孩子。

良医

陈抱缺能帮人挪病，
譬如生在要害的恶疮，吃他一副药， 31
便挪到了无关紧要的部位上。

铁孩

大炼钢铁那年，
政府动员了二十万民工，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39
修筑了一条八十里长的铁路。

翱翔

洪喜手搓着裤缝，
嘻嘻地笑着， 53
脸上的麻子一粒粒红。

臭味族

爹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
然后用嘲讽的腔调说： 66
“好汉，过来！”

木匠与狗

钻圈的爷爷是个木匠，
钻圈的爹也是个木匠。 81

草鞋窨子

104 只要是树下，
 必定落有一节节的枯枝，
 像奇异的花纹一样凸起在雪上。

罪过

138 它一身暗红色的死毛，
 一身酸溜溜的臭气，
 高高的瘦腿上沾着一些黄乎乎的麦糠屎。

飞艇

169 腊月的早晨，
 地都冻裂了，
 院子里杏树上的枯枝咔叭咔叭响着

枣木凳子摩托车

189 父亲的枣木凳
 舅舅的摩托车

三匹马

206 一辆杏黄色的胶皮轱辘大车，
 由三匹毛色新鲜、
 浑身蜡光的高头大马拉着“呼呼隆隆”地进了小镇。

天花乱坠

在我的童年印象里，
凡是有一条好嗓子的女人， 230
必定一脸大麻子。

大风

刮过去的是大风，
风过后，天地间静了一小会儿， 242
夕阳不动声色地露出来。

五个饽饽

爷爷把包袱接过来，
双手捧着， 253
像捧着圣物。

枯河

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
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 262
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

白狗秋千架

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
绵延数代之后， 278
很难再见一匹纯种。

学习蒲松龄 1

从我家西行三百里，有一个地方叫淄川。三百年前，在淄川蒲家庄的一棵大柳树下，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他的面前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烟筐箩烟袋锅。来来往往的人如果口渴了或是走累了，都可以坐在小桌前，喝一杯茶或是抽一袋烟。在你抽着烟或是喝着茶的时候，白胡子老人就说：“请讲个故事给我听吧。随便讲什么都行，奇人奇事，牛鬼蛇神……随便讲什么都行……求您啦……”他虽然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但眼睛却像三岁孩童的眼睛一样清澈，让人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何况还喝了他的茶水抽了他的烟，于是，一个个道听途说的、胡编乱造的故事，就这样变成了《聊斋》的素材。这个白胡子老头当然只能是蒲松龄，一个右胸乳下生着一块铜钱大黑痣的天才。

我的爷爷的老老老……爷爷是一个贩马的人，每年都有几次赶着成群的骏马从蒲家庄大柳树下路过。他喝过蒲松龄的茶、抽过蒲松龄的烟，自然也给蒲松龄讲过故事。《聊斋》中那篇母耗子精阿纤的故事就是我这这位祖先提供的素材。这也是《聊斋》四百多个故事中唯一发生在我的故乡高密的故事。阿纤在蒲老前辈的笔下很是可爱，她不但眉清目秀、性格温柔，而且善于囤积粮食，当大荒年里百姓绝粮时， she 就把藏在地洞里的粮食挖出来高价卖出，娶她为妻的那个穷小子也因此发了大财，并且趁着荒年地价便宜置买了大片的土地，过上了轻裘宝马的富贵生活。唯一不足的是，阿纤睡觉时喜欢磨牙，但这也是天性使然，没有办法的事。

得知我写小说后，这位马贩子祖先就托梦给我，拉着我去拜见祖师爷。祖先骑一匹白马，我骑一匹红马。我们纵马西行，跑得比胶济铁路上的电气列车还要快，一会儿就到了蒲家庄大柳树下。祖师爷坐在树下打瞌睡，我们的到来把他老人家惊醒。祖先说：“快下跪磕头！”我慌忙跪下磕了三个头。祖师爷打量着我，目光锐利，像锥子似的。他瓮声瓮气地问我：“为什么要干这行？！”我在他的目光逼视下，啜嚅不能言。他说：“你写的东西我看了，还行，但比起我来那是差远了！”“蒲大哥，我把这灰孙子拉来，就是让您开导开导他。”祖先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脚，大喝：“还不磕头认师！”于是我又磕了三个头。祖师爷从怀里摸出一只大笔扔

给我，说：“回去胡抡吧！”我接住那管黄毛大笔，低声嘟哝着：

“我们已经改用电脑了……”祖先踢我一脚，骂道：“孽障，还不谢恩！”我又给祖师爷磕了三个头。

2

奇遇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从保定府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因为火车晚点，车抵高密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通乡镇的汽车每天只开一班，要到早晨六点。举头看天，见半块月亮高悬，天晴气爽，我便决定不在县城住宿，乘着明月早还家，一可早见父母，二可呼吸些田野里的新鲜空气。

这次探家我只提一个小包，所以走得很快。穿过铁路桥洞后，我没走柏油路，因为柏油公路拐直角，要远好多。我斜刺里走上那条废弃数年的斜插到高密东北乡去的土路。土路因为近年来有些地方被挖断了，行人稀少，所以路面上杂草丛生，只是路中心还有一线被人踩过的痕迹。路两边全是庄稼地，有高粱地、玉米地、红薯地等，月光照在庄稼的枝叶上，闪烁着微弱的银光。几乎没有风，

所有的叶子都纹丝不动，草蛐蛐的叫声从庄稼地里传来，非常响亮，好像这叫声渗进了我的肉里、骨头里。蛐蛐的叫声使月夜显得特别沉寂。

路越往前延伸庄稼越茂密，县城的灯光早就看不见了。县城离高密东北乡有四十多里路呢。除了蛐蛐的叫声之外，庄稼地里偶尔也有鸟或什么小动物的叫声。我忽然感觉到脖颈后有些凉森森的，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与沉重起来。我有些后悔不该单身走夜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有无数秘密，有无数只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月光也突然朦胧起来。我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越走得快越感到背后不安全。终于，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我的身后当然什么也没有。

继续往前走吧，一边走一边骂自己：你是解放军军官吗？你是共产党员吗？你是马列主义教员吗？你是，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有鬼吗？有邪吗？没有！有野兽吗？没有！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依然浑身紧张、牙齿打颤，儿时在家乡时听说过的鬼故事“连篇累牍”地涌进脑海：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听到前边有货郎挑子的嘎吱声，细细一看，只见到两个货挑子和两条腿在移动，上身没有……一个人走夜路碰到一个人对他嘿嘿一笑，仔细一看，是个女人，这女人脸上只有一张红嘴，除了嘴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

“光面”鬼……一个人走夜路忽然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吃草……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冷汗一直流着，把衣服都潮湿了。

我高声唱起歌来：“向前向前向前——杀——”

自然是一路无事。临近村头时，天已黎明，红日将出未出时，东边天上一片红晕，村里的雄鸡喔喔地叫着，一派安宁景象。回头望来路，庄稼是庄稼道路是道路，想起这一路的惊惧，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可笑。

正欲进村时，见树影里闪出一个老人来，定睛一看，是我的邻居赵三大爷。他穿得齐齐整整，离我三五步处站住了。

我忙问：“三大爷，起这么早！”

他说：“早起进城，知道你回来了，在这里等你。”

我跟他说了几句家常话，递给他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

点着了烟，他说：“老三，我还欠你爹五元钱，我的钱不能用，你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他吧，就算我还了他钱。”

我说：“三大爷，何必呢？”

他说：“你快回家去吧，爹娘都盼着你呢！”

我接过三大爷递过来的冰冷的玛瑙烟袋嘴，匆匆跟他道别，便急忙进了村。

回家后，爹娘盯着我问长问短，说我不该一人走夜路，万一出点什么事就了不得了。我打着哈哈说：“我一心想碰到鬼，可是鬼不敢来见我。”

母亲说：“小孩子家嘴不要狂！”

父亲抽烟时，我从兜里摸出那玛瑙烟袋嘴，说：“爹，刚才在村口我碰到赵三大爷，他说欠你五元钱，让我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你抵债。”

父亲惊讶地问：“你说谁？”

我说：“赵家三大爷呀！”

父亲说：“你看花了眼吧？”

我说：“绝对没有，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还敬了他一支烟，还有这个烟袋嘴呢！”

我把烟袋嘴递给父亲，父亲竟犹豫着不敢接。

母亲说：“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

夜渔

3

经过很长时间的缠磨，九叔终于答应夜里带我去拿蟹子。那是六十年代中期。我们那每年都涝，出了村庄二里远，就是一片水泽。

吃过晚饭后，九叔带我出了村。临行时母亲一再叮嘱我要听九叔的话，不要乱跑乱动，同时还叮嘱九叔好好照看着我。九叔说，放心吧嫂子，丢不了我就丢不了他。母亲还递给我们两张葱花烙饼，让我们饿了时吃。我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我拎着两条麻袋。九叔提着一盏风雨灯，扛着一张铁锹，出村不远，就没了道路，到处都是稀泥浑水和一棵棵东倒西歪的高粱。幸好我们赤脚光背，不在乎水、泥什么的。

那晚上月亮很大，不是八月十四就是八月十六。时令自然是中秋了，晚风很凉爽。月光皎洁，照在高粱间的水上，一片片烂银般放光。吵了一夏天的蛙类正忙着入蛰，所以很安静。我们拖泥带水的声音显得很大。感到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才从高粱地里钻出来。爬上一道堰埂，九叔说这就是河堤，是下栅子捉蟹的地方。

九叔脱了蓑衣摘了斗笠，又脱掉了腰间那条裤头，赤裸裸一丝不挂，扛着铁锹跳到那条十几米宽的河沟里去，铲起大团的盘结着草根的泥巴截流。河沟里的水约有半米深，流速缓慢。一会儿工夫九叔就在河水中筑起了一条黑色的拦水坝，靠近堰埂这边，开了一个两米的口子，插上双层的高粱秸栅栏。九叔把马灯挂在栅栏边上，便拉我坐在灯影之外，等待着拿蟹子。

我问九叔，拿蟹子就这么简单吗？

九叔说你等着看吧，今夜刮的是小西北风，北风响，蟹脚痒，洼地里蟹子急着到墨水河里去集合开会，这条河沟是必经之路，只怕到了天亮，捉的蟹子咱用两条麻袋都盛不下呢。

堰埂上也很潮湿，九叔铺下一件蓑衣，让我坐上去。他裸着身体，身上的肉银光闪闪。我觉得他很威风，便对他说他很威风。他得意地站起来，伸胳膊踢腿，像个傻乎乎的大孩子。

九叔那年十八岁多一点，还没娶媳妇。他爱玩又会玩，捕鱼捉鸟，偷瓜摸枣，样样都在行，我们很愿意跟他玩。

折腾了一阵，他穿上那条裤头，坐在蓑衣上，说，不要出动静了，蟹子们鬼得很，听到动静就趴住不爬了。

我们安静了，一会儿盯着那盏放射出温暖的黄色光芒的马灯，一会儿盯着那个用高粱秆栅栏结成的死城。九叔说只要螃蟹爬到栅栏里就逃脱不了了，我们下去拿就行了。

河水明晃晃的，几乎看不出流动，只有被栅栏阻挡起的簇簇小浪花说明水在流动。蟹子还没出现，我有些着急，便问九叔。他说不要心急，心急喝不了热粘粥。

后来潮湿的雾气从地上升腾起来，月亮爬到很高的地方，个头显小了些，但光辉更明亮，蓝幽幽的，远远近近的高粱地里，雾气团团簇簇，有时浓有时淡，煞是好看。水边的草丛中，秋虫响亮地鸣叫着，有嚤嚤的，有吱吱的，有唧唧的，汇合成一支曲儿。虫声使夜晚更显得宁静。高粱地里，还时不时地响起哗啦啦的蹬水声，好像有人在大步走动。河面上的雾也是浓淡不一，变幻莫测，银光闪闪的河水有时被雾遮盖住，有时又从雾中显出来。

蟹子们还没出现，我有些焦急了。九叔也低声嘟哝着，起身到栅栏边上去查看。回来后他说：怪事怪事真怪事，今夜里应该是过蟹子的大潮呀，又说西风响蟹脚痒，蟹子不来出了鬼了。

九叔从河边的一棵灌木上，摘下一片亮晶晶的树叶，用双唇夹着，吹出一些唧唧啾啾的怪声。我感到身上很冷，便说：九叔，你